

媚娘孩兒

中

● 熊沐
著

時代文藝出版社



娘 孩 兒

熊沐／著



桑木头说道：“谁说我做了坏事，心里不舒服？我先是心里不舒服，但以后慢慢就舒服了，再也不怕做坏事了。”

毛丫头笑一笑，说道：“我不明白太多的道理，只是知道，人如果活着，对别人好。那时别人一定对他会更好，你记着别人对你的恩惠，不是对别人有什么好处，那对你自己有好处。”

桑木头大声骂道：“臭丫头，有什么好处，你别气我了！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我只讨过饭，记着许多的人放狗咬我。有一次，那是过年，我去一家要饭吃。那个看门的人说我好看，说我说得好，长得好看，便放我进了那家。我记着他家的门好大好亮，我进了门，他扔下了肉，说道让我吃。我爬下来，正要拣。忽地窜上一群狗，咬我，我的腿被咬得血淋淋的。那一夜，我骂他骂得口干。后来我不再骂了，我想明白了，越是恨一个人，我自己越是难受。恨意塞满了我的心，我自己就难受得不得了。我为什么那么傻？我就对自己说，他对那狗很好，他一定是一个好人。他喜欢狗，不喜欢一个比狗还脏的孩子。我比狗还脏，我就不是一个好人。那一天，我就爬到了湖边，跳到了湖水里，洗了一个干净。我的身子虽说在冰水里冷得要命，但我的心很快乐，我那一天发烧了，我在睡梦里看到了那个叫狗咬我的人，他对我笑……”

桑木头忽地大哭，他说道：“你别说了，我要哭了，我要哭了。”

桑木头哭完了，抽抽泣泣像是一个孩子，只有毛丫头才看到了桑木头哭。

桑木头忽地说道：“臭丫头，你让我哭了一场，我只在二十三岁的那一年才哭过一次。”

毛丫头忽地乐了，她眼里含泪，但拍手说道：“桑前辈，你那一年为什么哭，可不可以告诉我？”

桑木头忽地脸红了，十分羞涩，说道：“那是一段情事，不说也罢……”

毛丫头拍手说道：“想不到木头居然也有情事，有趣有趣！”

桑木头看着毛丫头，心头蓦地升起一股柔情，心道：她是一个透明的人，没什么恶意。世上像她这种人最是少有，莫非我与她在一起，也是缘份？

他盯着毛丫头看，问道：“你父母是什么人？”

毛丫头一下子兴致索然，她说道：“我没有父母，我一生下来，便给人扔在垃圾堆里。”

桑木头道：“怪怪的，真是怪事。像你这种人，或许是因为他们一摸你的肋骨，便吓坏了，扔了你。但不对啊，如是平常男女，也有懂得佛经的，佛经说，像你这种人，是菩萨呢，怎么会把你丢在垃圾堆里，怪事，怪事！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我对自己说，我的父母都死了，我只有一人活在世上，我才被他们丢掉，不然我会更难受。”

桑木头忽地一丢酒坛，对毛丫头说道：“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你说吧。”

桑木头说——

天下有一个盛会，从前是五年一度，但到了近年来，就变成三年一次了。

这大会在蓬莱府的一个小岛上举行。那会是一个武林盛会，在这会上，天下武林的纠纷都在这里解决。大会举出十个天下最是德高望重的长者做会主，其中还有一个最有威望的人，他就是盟主。这十一个人评决哪一个是善，哪一个人是恶……

毛丫头忽地想到了方顿的府里，想到了那一夜看到的种种怪事，她插嘴道：“有时人也看不清谁善谁恶。”

桑木头一拍腿，叫道：“对啊，所以他们做事，也有做错的时候。我在三十岁的那一年，就被他们裁决应死。我跑了，从此成为第一恶人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只说那大会……”

那大会每三年一开，来开会的人都是在海边乘船，到那岛上，到了那一天，正是十五月圆时，所有的人一大早便到了岛的正中石礁上，听盟主与那十个长者评说谁恶谁善。只是有时他们的话也是胡话，但没人敢不信他们，有时他们当场杀五个人，有时杀三个人，上一次方顿主盟，便杀了三个人。如今方顿不在了，他们一定会选出一个人来，暂时代替盟主，再选出十个长者来，杀的人必多。

毛丫头问道：“你去不去看一看？”

桑木头忽地掷了那酒坛，说道：“你愿意不愿意去看一看？”

毛丫头说道：“我要去看，我要是你，我就也做一回长者，我就看看哪一些人该杀，哪一些人不该杀。他要杀人便由得他杀么？”

桑木头拍拍毛丫头的肩，大笑道：“你说的话正合我意，我要看看，谁该死，他们想叫人死，未必能行啊！”

桑木头哈哈大笑，他笑得像一个孩子。

二十 暗杀

朱亭很惬意，他坐在凉亭里看天。虽说是天已近秋，但凉亭里看天，仍是别有一番滋味儿的。

他对他自己很满意，依郭免的吩咐，如果他拿下了北六省的镖局总揽大权，他就是郭免手下最得力的人了。朱亭对自己很有信心。

虽说他们从前听方顿的，但如今一告诉他们，再不要听从什么免死玉牌的吩咐，他们都很听话。

有一家镖局叫风中旗的，那局主是方顿从前的一个手下，他说了句：“什么新盟主，我怎么没听说有新盟主？”朱亭只

笑一笑，第二天便派人把他的家人全都杀掉。

只剩下了那个局主，他杀上门来问罪，朱亭把他也杀了。风中旗换了旗，而且局主也换了人，那个新局主是朱亭的大舅子。

凉亭里很凉，依过去的做法，此时应该坐在屋子里，看书或是听琴，他的妻子许应凤是一个很解人意的美人，她能奏出一曲曲令人心折的琴曲，令朱亭大是心悦。

他忽地笑了，命令仆人：“请夫人来，来弹一曲。”

夫人当然不敢违他心意，便携琴前来，轻轻放在那石桌上。

朱亭说道：“秋天好肃杀，从前我有悲秋心境，如今不那么看了，秋日天高气爽，让人好生赏心悦目。”

夫人笑一笑，她知道丈夫如今是踌躇满志，有许多大事要做，自然再也不会悲秋了。

她轻声道：“不知道夫君要听什么曲子？”

朱亭说道：“要听就听好的，你就弹一曲《君王乐》好了。”

夫人笑笑，伸出纤弱柔荑，慢慢弹奏，风送琴音，令人痴迷。

朱亭拍手道：“好啊，好啊。真是天上应有，地上皆无的好曲子！”

更有人应声道：“好是好，只是有些意得志满，不知祸之将至矣！”

话音刚落，眼前便飘来一个汉子。看他满头遮盖，只用一条罩巾遮住额眼，哪里看得出面目来？但看脚步轻盈，只是轻轻一迈，便来至凉亭前。朱亭冷冷看他，一眼便看出她只是一个女子，轻盈的身态，敏捷的身手，是江湖上的好手。

朱亭想着几个江湖美女，想来想去不知她是何人。

朱亭道：“既是听琴，就有雅兴，何不坐下来再听？”

想不到那个美人竟真的同意朱亭，她缓缓坐下，说道：“人有喜气，自是神爽，朱夫人琴音优雅，好生有趣，只是不知有祸，就不知琴了。”

朱亭冷笑道：“怎么知道有祸？”

那美女应声道：“何不再弹？”

朱亭说道：“夫人再弹，我来听听。”

此时朱亭与那个美女对面而坐，他想防着那美女出手，坏夫人琴韵，或是对夫人不利，那样他便无策。但那美女只是凝神听琴，听得兴起，就拍拍手，一笑抿嘴，乐出了笑靥。

忽地，那美女伸手道：“停！”

朱夫人正聆她声息，一听得她叫，急忙停手。只见朱亭这里面色苍白，坐也不稳。看那美女正凝神而视，对着那琴，“嘭嘭”两声，琴便炸裂。

朱夫人惊叫一声，那炸裂的琴弦正划在她的脖颈上，划出一道血痕！

朱夫人叫道：“哎呀！”

她急急一躲，忽地看到那个美人的手一划，朱亭看到了美人的手划出，便伸手去迎。但他的手像是挂着沉重无比的重物，久久滞迟，以至于眼见得那美女的手腕轻轻一带，划过他的手腕！

血如箭激！

朱亭吼叫了一声，他喝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那美女笑了笑，从她的袋里掏出一块玉牌来，对着朱亭一晃。朱亭看得清，他嘶声而叫：“盟主……令……牌！”

朱亭死了，一根琴弦划在他的脖颈上，勒得他血也流不出，他的脸色是紫的，憋得难受，最后竟说不出话来。他的夫人也死在他的身旁，夫人的心窝上插了一柄匕首！

当郭免带着他的九个知己到了朱亭家，在凉亭久久伫立，看到的便是这惨相。

是谁杀了朱亭？如果是黑道中人，显是他们并不膺服郭免，他想做武林盟主，还不那么容易。如果不是黑道中人，便是方顿的人，他们对郭免有仇，难免会做出此举。

郭免问道：“方为与方栋两人在做什么？”

怨复我一揖道：“郭大哥，他们身着孝服，住在破庙里，只是天天练功，看来是志在那赏善罚恶大会，到了大会上，他们要对付的自是那个桑木头了。”

郭免再问：“武当派的人来了吗？”

怨复我说道：“他们去了，找那个方霸与方生，如果找到了，他们决不会放过那三个人，如果抓住了三人，会带来赏善罚恶大会的。”

郭免再问：“你听没听到方顿的消息？”

这是九个人最关心的事儿，他们都看着怨复我。

江湖上的包打听，只有一个怨复我。他是三教九流都认得，且与那些人都有些非同寻常的交情。

怨复我说道：“没有人，再没人看到方家的人了。方家有一伙人，据说是方八，那人也有本事，但被鲸鱼帮帮主飞奇弄至海岛，至今无下落。说是他与大盗一阵风在一起，那个大盗一阵风据说是一个女人。”

“哦？”

郭免很有兴趣，据朱亭家人说，那个来亭上杀人的也是一个女人，如果她是大盗一阵风，那就对了。如不是她，会是谁？

郭免看看朱亭脖子上的琴弦，他再勒一勒那琴弦，一勒血水便从朱亭的嘴角外流，情形极惨，令人不忍再睹。

郭免忽地醒悟：“那个一阵风听说功夫不错，但在方府被桑木头点了穴，她的功夫就是再好，也无法一下子勒死朱亭。”

众人心服，不错，如是她与朱亭动手，朱亭至少与她是平分秋色，决不会一招败北，便人人老老实实勒死。

据朱亭家人说，远远看着，那蒙面的女人只是说了几句话，便令夫人奏琴，只一奏琴，便不对了，见出琴弦弹飞，直射主人，主人应声便倒。再看夫人，也仆死在石案上。待得那女人飘忽而去，家人再看老爷夫人，已是咽声多时。

这个女人身手不凡。

郭免看着朱亭的尸体，忽地说道：“这人与朱亭有仇怨，她杀朱亭有必死之心。”

郭免看着九个人，他们如今都是他的心腹，他语重心长道：“离赏善罚恶大会只有月余，我看杀朱亭的人必是与他有深仇大恨，不然也不会下手如此狠毒。你们几个还有谁有仇人，说出来，我先听听。”

第一个是怨复我，他笑咧咧说道：“我没仇人，江湖上的人都知道我。”他是江湖通，江湖黑道白道多有仰仗之处，他无大仇人。

第二个是狂剑殷没，他总是一言不发，瞪眼看众人。据说他来历不明，从前是一个黑道人物，但近年来他是郭免的心腹，郭免的话他是言听计从。他冷冷道：“我的仇人都死光了。”

第三人是雷天，他是风火神珠的传人。他只是一句话：“没有。”

第四个人是少侠梦雨，他在江湖上闯下极大的名头，如今方才与这些人并称名于世。他说了一句：“没有。”

再看煞生、煞死两兄弟，他两人互相看一看，说道：“有仇人，他们是燕山五剑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都小心燕山五剑！”

众人点头。

疯僧忽地说道：“我没有仇人，不是我的仇人來找我，是方顿的人！”

何不济说道：“他们都在，不会來杀人的，莫非怨兄说得不对？”

怨复我冷言道：“你不信我？”

吴当笑笑，说道：“不是你错，便是何兄错。”

众人再不多言，只是看着郭免。

郭免说道：“盟主之位，实非我能担当，但有众兄弟在，我才敢一力承担。没有你们十人，我怎么敢与方顿争雄？只是未得成事，先去了朱亭兄弟，让我真是伤感。”

疯僧忽地狂笑，说道：“做大事者，怎么在意小节？我们跟你，是方顿不能成大事。你再做事缩手缩脚，还有什么指望？”

郭免说道：“我只是担心那个方顿，虽是烧了他的房子，但不见他真死在那屋里，难免心生芥蒂。大家回去各自小心，如有事，要照应一下。我与疯僧、少侠梦雨终在一起，一直到赴会。”

煞生、煞死说道：“我们在一起，有两兄弟，也有一个照

应。”

何不济看看狂剑殷没，说道：“莫如我与狂剑在一起，一直到大会时再走便了。”

吴当笑笑，说道：“我有事要办，但也不要紧，再过三日，我必到郭大侠家中，那时我便与郭大哥一直在了一起了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那个女人极是诡秘，也猜不出她是谁，莫要再着了她的道儿，要小心为是。吴兄弟一人走，我不放心。”

雷天笑道：“莫如我陪吴兄弟走，只是我们如此在意那厮，让他笑话了。”

郭免正色道：“江湖盟主令，到了大会后，便会到我手。那时再令行天下，谁敢不遵？只今要小心，莫再出事。”

吴当有事要办，他有一个心爱的女人。

他去江湖上闯荡的时候，那个女人就坐在窗前，久久凝望，盼他归来。他一来时，女人便搂住了他的脖子，一直吊着，不肯松手。她絮絮地对吴当说，她要嫁给吴当。吴当也要娶她，他想好了，当武林赏善罚恶大会后，郭免做了武林盟主，他请求盟主参加他的婚礼，那时他一定很风光，很快活。

他急急赶到那院子里，叫道：“我回来了。”

屋内无声，她或许是睡了，时常是伫立在窗前，久了便累，她或倚或睡，便睡得很熟。有时他来了，轻轻抱起了她，

抱着她上了床。

吴当轻声踱步走进了屋，她正在熟睡，帐内的美人看去隐隐约约，很是香甜。吴当叫道：“痴儿，痴儿，我来了。”

女人仍在熟睡，吴当上去抱住了她。

吴当知道不对了，他的痴儿不这么重，她的腰很细，很一把搯得牢。她的胸不这么挺，乳很小巧，决不这么高。她的唇决不这么肉感……

吴当知道他错了，但他晚了，肋间有一阵剧痛，让他呼都呼不出来，更糟的是，那个女人的嘴在吮着他的唇，他根本拿不开……

到了晚上，雷天觉出不对了，就是吴当再能淫，也不会这么久了也不出来。他站在风里，开始呼哨。听到了呼哨声，院里管事儿的老头儿探出头来，睡意不醒地说：“吴大爷不在，别叫了。”

雷天一冲而去，他冲进了屋。

只有吴当，他趴在床头，他的唇还是红的，上面有红红的唇印，肋间插了一把匕首！

吴当的女人呢，她躺在床下，雷天提出了她，打了她两个耳光，再呼唤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谁杀了他？”

那女人柔柔地看着吴当，却不答雷天，说道：“我知道，早晚你会死的，我知道，早早晚晚，你会死的。”

泪水成线，流在她的腮上，她哭得无声，眼里的悲哀说着不尽的悲伤。

雷天再问也问不出什么来，只能呼来老头儿，叫他照看姑娘，自己黯然而去。

雷天走到院里，听到了老头儿的叫声：“姑娘，姑娘，你别这样啊，你……你！”

雷天再返回去，看到吴当的尸体旁，又多了一具尸体。

雷天急忙赶到郭免家，一见他那神色，郭免便叹气道：“吴当出事了？”

雷天点头，说了经过，他一直跟着吴当，只有吴当进屋那一刻方才出事。

郭免说道：“是谁杀他的？”

雷天说道：“不知道，一定是熟人。他杀了吴当时，吴当竟连喊也未喊，可见一定是熟人了。是一个女人……”

郭免看着他，雷天沉声道：“他的唇上有红印……”

郭免说道：“一个女人，杀了朱亭，再杀了吴当，是一个很厉害的女人。”

雷天说道：“吴当不小心，才死在她手的。”

郭免看着少侠梦雨，说道：“有时人很难小心。”

少侠梦雨说道：“在大会前，我不会再出去了。”

郭免说道：“美酒、美人，我这里都有，你们再不要出去，小心出事。”

几个人都担心煞生、煞死兄弟两人，他们两人在一起，会

不会再出事？

煞生、煞死两人回家祭祖，他们决心跟着郭免，生死不惧。两人到了祖坟上，上了香，跪下祭拜，煞生说道：“爹、娘，儿子要跟郭大哥去参与那大会，生死不知，但愿爹娘保佑我与弟弟两人！”

两人跪拜，煞死说道：“爹娘，保佑我们！”

忽地有人嘻嘻而笑，说道：“爹娘是保不了你们了，我来保佑你们平安，好不好？”

煞生煞死两人跳起，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从坟树后转出一个头戴黑纱的女人，她柔声说道：“你们要死在我手了。”

煞生煞死忽地想到了一个女人，他们曾经见过的一个女人，煞生道：“你看她像不像？”

煞死与他是同生兄弟，自知道他说什么，答道：“像，她就是那人。”

女人笑一笑，问道：“你知道我是谁？”

煞生叫道：“方顿！”

那女人突飞纵至，一击头顶，喝道：“莫要说！”

煞生也不示弱，喝道：“就是方顿来了，他也未必能杀得了我们！何况你一个婆娘？！”

那女人咯咯笑道：“我要杀你，何必有劳方顿？”